



南方油画

中国油画学会主办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

特别策划：80后的分期问题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南方油画

中国油画界重要的学术品牌

第六辑 2011 / 0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方油画 / 《南方油画》编写组编. — 广州: 广东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100-0724-8

I. 南… II. 南… III. 油画-研究-广东省-现代
IV. J21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7683号

责任编辑: 萧宿荣

出版发行: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 510300)

电话: 020-8446 9982 8446 4150

网址: <http://www.gdst.com.cn>

印刷: 广州佳达印刷厂

印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7

印数: 1-1000册

书号: ISBN 978-7-5100-0724-8/J · 0094

定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这个岁末，中国最大的话题就是广州亚运会。无论它的举办是否成功，都已经落下帷幕了。从“面子工程”到免费地铁，处处体现政策的利与弊，许多人都认为，亚运会的举办无疑是一个灾难。这个想法其实是片面的，如果撇开个人主观情绪看待亚运会，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

以片面性去看待事物，最终会丧失其原有的意义。正如我们在欣赏油画，更不应如此。当代油画具有独特的多义性与抽象性，需要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与分析，甚至有时候需要查阅相关的资料来解读。

关注“80后”艺术家的群体特征如今已经成为艺术界流行的话题。随着80后的成长，这代人内部出现了分化。80后群体是否可以按照出生时间来分期？本期的特别策划围绕了这个话题而展开：尝试从上个世纪90年代网络的普及来划分这个话题群体。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南方油画》从宏观研究、个案分析、访谈等方式对80后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是目前较为详尽专门分析这个群体的文献。

“专访”再一次复古，以文言文的形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另类的薛军，介绍了薛军从偶遇老妇到为父请佛的故事，语句间以真情打动读者。

本期的“域外”把读者带到了英格兰的国土，体现一下“偷窥”的乐趣。介绍了英国的一个名为“暴露：偷窥，监视与照相机”的摄影展，值得一读。

当编完这一期，我们才发现，原来对一些问题信誓旦旦堆积起来的结论，总会随时被“例外”瞬间推倒；当代，永远只能谈论而不能有结论。但谈论本身就构成了意义。我们欢迎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对当代现象的讨论中来。

执行主编 吴杨波

2010年12月于亚运结束时

南方油画

第六辑 2011 / 01

中国油画界重要的学术品牌

主管：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主办：广东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

协办：中山市和业居家具有限公司

编委：刘颖悟 薛军 王维加 邓箭今 何坚宁 方少华 陈铿 孙黎 包泽伟 孙洪敏 吴杨波

主编：林永康 郭润文

执行主编：吴杨波

责任编辑：黄锦云

编辑：谭玉婷 周艺涵 温嘉宝 段卓辰

艺术总监：廖荣辉

品牌总监：罗彦筠

编辑部地址：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168号广州美术学院E-410室

电话：020-8099 6526

e-mail: nfyh88@126.com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免费享读《南方油画》

北京 艺术区：798、草场地艺术区、宋庄、酒厂

上海 艺术区：莫干山、五角场

广州 华艺廊、扉艺廊、如意画廊、维他命、三彩画廊、万品堂、广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广大银行、浦发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绿荫阁、上岛咖啡、星巴克、老树咖啡、百怡咖啡、SPR咖啡、广州白天鹅宾馆、文化假日酒店、广州天逸酒店、广州皇家国际饭店

C O N T E N T S

关注 / 006 薛军的故事 /

专题策划 / 020 80后艺术家的分期问题 / 026 林伟祥：是否真相 / 036 苏碧莲：在迷宫入口 /

038 羊芳涛：记忆转换 / 040 刘子栋：情感出口 / 043 梁均梓：生活与艺术之间 /

046 郑元师：数码时代 / 050 林晔：单身的第十个月 / 054 对林奥劼的一次试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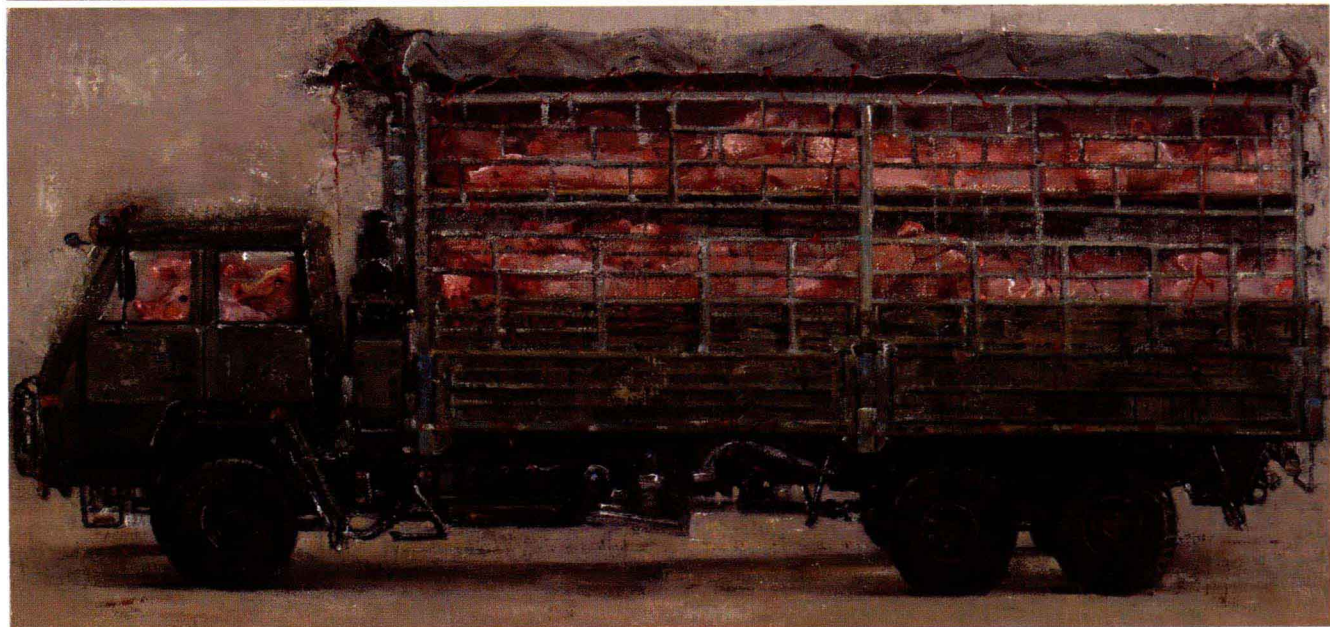
058 宋拓：一个故事的三个版本 / 061 唐家望：自由 / 062 田盛子：虚拟的存在 /

064 80后的分期问题大家谈 /

创作 / 070 时间的遗骸——和陈向兵的对谈 / 078 颓废的意志 /

082 沉思的风景和卧游的风景——周作俊的风景画 /

域外 / 086 淳朴的窥视欲——泰特现代美术馆 /



市井佛学：薛军的故事

引子：遁空记

文 / 温嘉宝

薛军，表字景，津沽人氏，性纯孝，工书画。尝客居于湘，后负笈南粤。《画史》赞云：“笔精谨细，则逾往烈。始变古体，创为今范，赋彩制形，皆有新意。画摩登之肥姑，自景始也，英人弗氏不敢与竞。^①”惟生得盘面阔耳，鼻直口方，面留髭须，浓眉似剑；身长足八尺，腰阔有十围；面露不和之色，实却甚易近人。平素画余喜交友，好设宴于家中。见席必有鸡鸭鱼肉，香茶美酒，击节放歌，友人无不悦。

景另有一癖，尝养数彘于庭院。虽见其人平日美酒佳肴，大快朵颐，却从未屠院中之一彘而食之。知景其门庭若市，调笑自若；然不知景常于无人时锁眉垂眼，独对其彘慨叹，曰生死无常，命途不由己意云云。

乙丑七夕后一日，景自莫名神伤之时，忽闻耳旁一语，曰：“灵山必有汝之所求，吾与汝期于其道。”仰头只见一僧一道，褴褛衣衫，已摇摆行至远方。景自知其为疯话，然心下自忖：此二人必有来历。因欲至灵山探一究竟。

是日气清天朗，遂驱驾前往。将至，视老妪于山麓，步履蹒跚，仍竭力拄杖前行。景生怜意，欲搭其同往。然勒马不及，便也作罢。径直入山中，直至其巅。见有一庙藏于云雾之中，却少现人踪，亦未见那一僧一道。景惑而不解，自游觅于庙。以山中无市井之喧，便欲小住于此。几日，待下山时，又逢彼老妪于庙门前。景视之而骇然。见其衣难蔽体，形容枯槁，较山下判若两人。因问曰：“吾尝遇汝于山下，今何以此般景象？”曰：“家贫且远，然佛祖之敬不可缺，遂徒步至此。饮河中之水，宿乡郊之野。今见佛祖，乃得以心安。”景闻之，颇为为之动。

是时，仿佛闻得远处有嬉笑之声，转瞬间竟见彼僧道飘然而至，一散发疯癫，一不羁落拓，口中皆念念有词。景顿醒悟，平日隐于心中之种种疑惑，豁然得解。遂紧从僧道，稍稍隐于山雾之中。

自此，城中人常闻薛府豚号之声连连，然再无景之音讯。我朝民间偶有绘彘之禅意画流出，喻人世无常，空色相生。或谓景之真迹，无考。

左上：旅途系列-1

左下：旅途系列-2

注释：

① 不列颠人弗洛伊德，名露西安，大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孙，善画肥人，男女皆裸。色浓笔劲，时人多仿之。





左上：旅途系列-3

左下：旅途系列-4 60×40cm

布面油画 2010

右上：雷锋侧影 40×80cm

布面油画 2010

右下：空间 40×40cm

布面油画 2010



上：薛军的自述

整理 / 温嘉宝、段卓晨

一缕阳光透过十八楼的落地窗，照射在古木桌上，桌子上摊开了一本由丰子恺著的《缘缘堂随笔》，打开的文章是《渐》。书的旁边是一套古典的茶具和各种茗茶。伴着清雅的音乐，几人围桌而坐，薛军聊起了他所关注的艺术和禅学……

佛教的渊源与虔诚的老妇

我觉得我自己上辈子一定是个出家人。记得在我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跟佛教有渊源了。

那个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懂，只是感觉它很神秘。当时我还在美术学院读书，一次我们下乡，要从乾县要到凤翔去。在等大巴车的时候，旁边走来了两个女人。一个是个尼姑，可能有十八、九岁。还有一位老年居士，四十多岁的样子。上车以后人很多，一直等到中途有人下车我才有个座位。距离我的目的地还有很远，但是看到旁边那两个人，我想到佛教里面讲的要敬重三宝（佛、法、僧），于是很礼貌的，很自然的把位置让给了她们。后来我们就聊了一路，到凤翔之后，那个中年居士就说：我们这有个庙会，你就跟我们走吧。原本我是要到一个老乡家去住，我

喜欢这种民间的生活。听她这么一说，我就跟她们一起去了灵山庙会。

在到灵山的长途车上，遇到了一个农村老太太。她说自己没钱买票，她的钱要留起来送给佛爷，问售票员能不能让她上车。但是那个售票员很暴烈的就把她轰下去了。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想帮她买票。但是一转头，那个老太太已经不见了，我还挺遗憾的，就四处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她。你可以不懂佛教，也可以不信佛教。但是，看到那个老太太时，有一种人本性的发自内心的悲哀与同情。我们到了以后，那个尼姑还让他的师父收我做徒弟但是他师父并没有同意。因为他可以感觉出，我还有很多世俗的恩怨，还没有去体验，心还没有静下来。

我在灵山待了两三天，准备回去。之前的那两个人就送我出门。这时我看到了上山时见的那个老太太，浑身上下全都是泥。问她才知道，售票员不让她上车以后，她就徒步走到了山上。一个小脚老太太，徒步走上山，困了就睡在农村的稻草边儿，渴了就喝村里的井水。当时我的感触特别大。深深的被那个老太太感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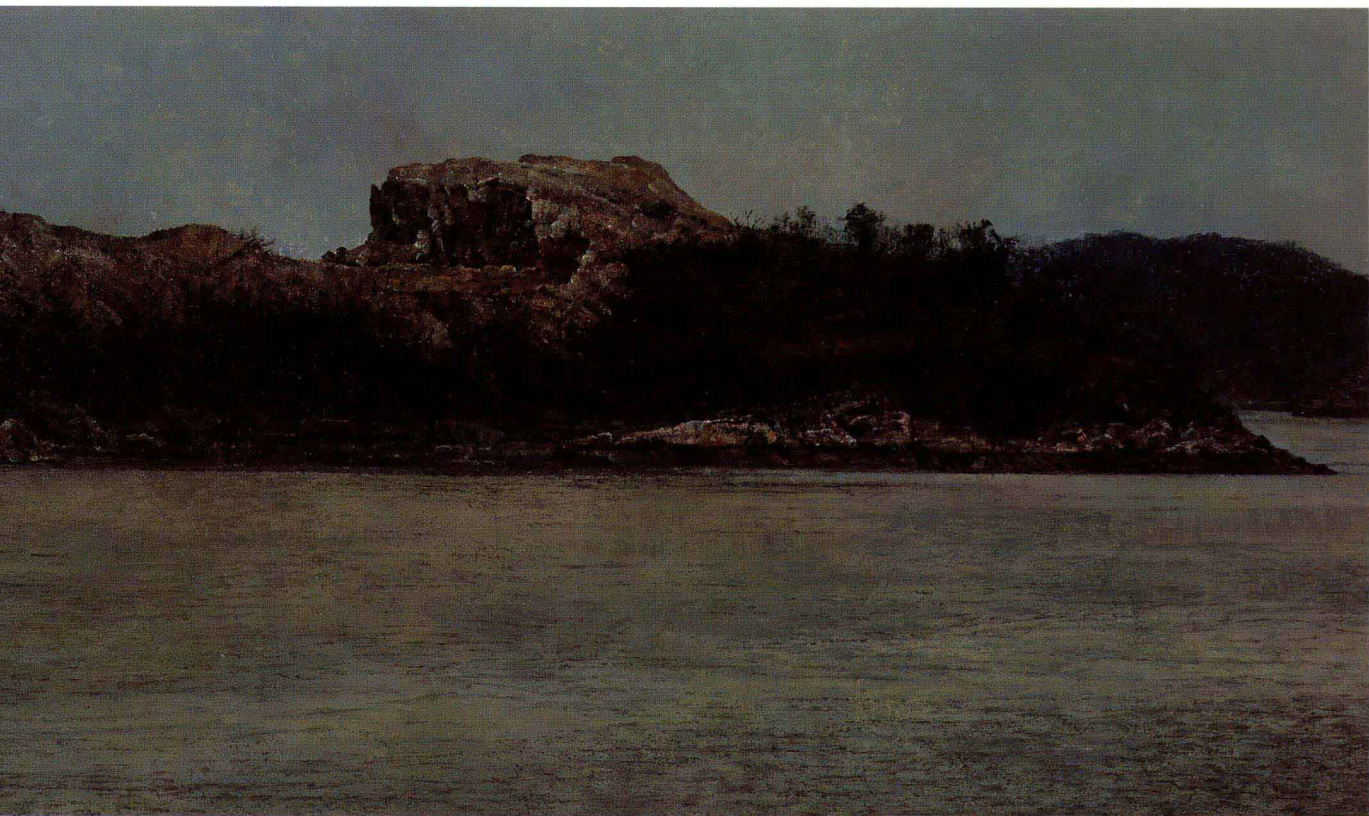
晨 45×90cm 布面油画 2010



父亲的塔与请回的佛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带学生到五台山考察。碰见一个和尚，穿着衣衫褴褛的，他凭自己的力量化缘，要修建一座庙。现在那座庙已经修起来了，叫三塔寺。当时我在五台山的五爷庙还请了愿，希望能顺利的考上研究生。那个时候我耐不住寂寞，晚上朋友说出去喝酒我就去了，但是现在不会了。那年春节回家，我就给我父亲讲了请愿这件事。我父母都是居士，他们也信佛。我父亲就说：“等你考上研究生以后我跟你一起去五台山去看五爷，去还愿。”但这成为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因为我考上研究生的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当时，我在湖南而我家在天津。我父亲那时已经得了肺癌，但是怕我考学分心，就没告诉我。过年我在广州考试时，给家里打电话，才知道父亲生病了。但是家人只告诉我是一般的病，我就没有多想。这一年，我真的是把一切的欲望都给断了。那时候因为考研，花销很大，要负债过日子。所以就想考完试跟同学一起办个升大班，过年就不回家了，哪知父亲就在那年去世了。父亲去世后就埋在了五台山，他在世的时候一次也没有去过，去世后就永远的葬在那里了。

去年我去五台山给父亲修了个塔，把父亲的坟地搬到庙里面去。我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看到了一尊文殊菩萨像心生欢喜，我就请回来了。我让当地藏传佛教的喇叭给我装藏，装藏是要在佛像里面，装上批卷、甘鹿丸、甘草、香草、香料甚至装上舍利，装好之后封上再开光。这就好像人的身子是个皮囊，而主导这个皮囊的是里面的灵魂，所以佛像是铜的也好、瓷的也好、泥的也好，它的本身是用各式材料模拟人形制作的，但是它如果没有人类所赋予给它的一些宗教含义的理念物体，这尊佛像只能是一个工艺品。而你吧经卷这些代表吉祥的这些东西放进去，再一开光，就等于这尊佛像就有了灵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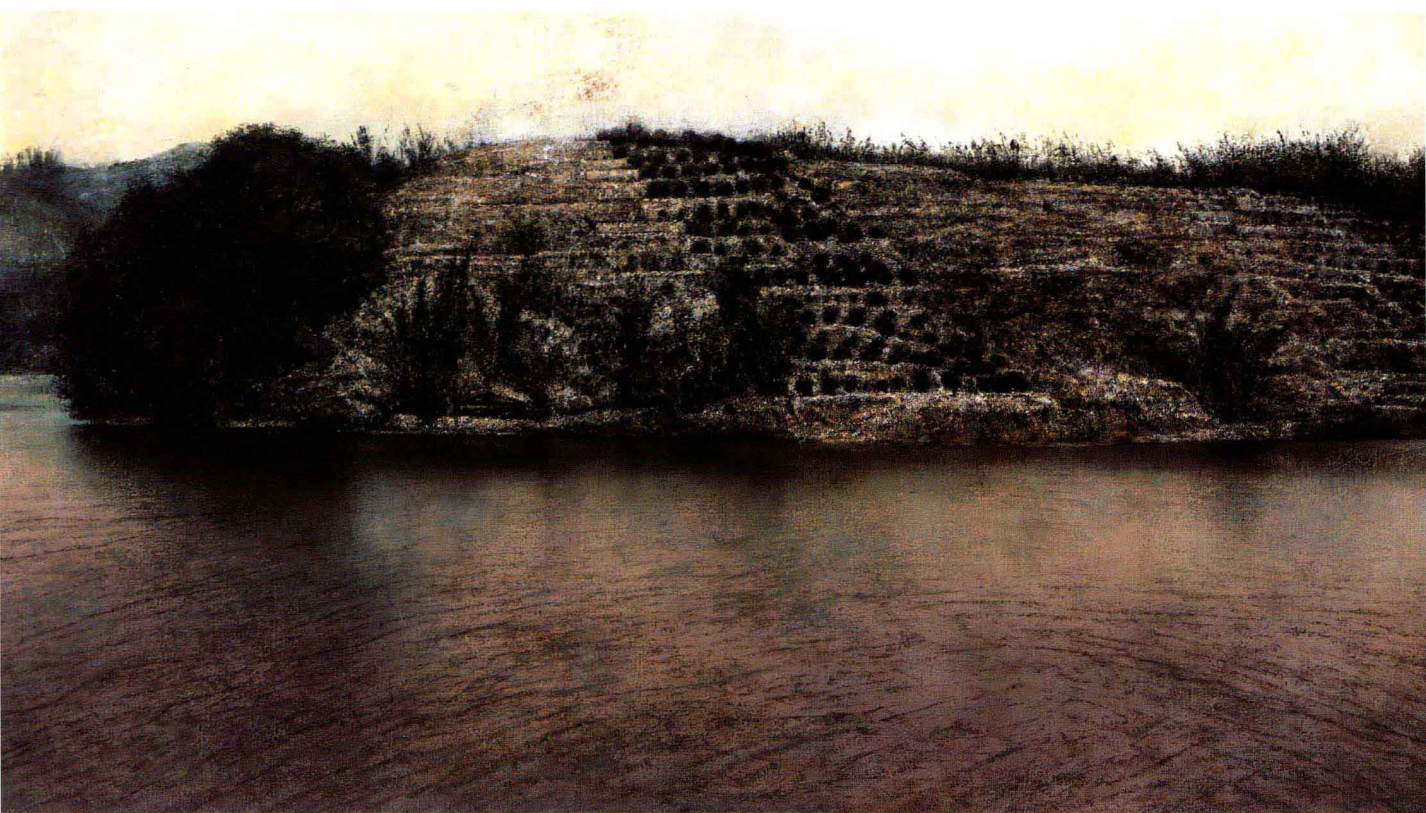
了灵气。我那尊文殊菩萨装的特别好，我就从五台山请回了广州。请回来以后我就有了一块心病。因为对这种东西太敬畏了，不能随意的摆放，甚至让人有点害怕。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很奇怪，梦中有一个话外音跟我说，这个佛不是这个活佛，我就说这是一尊弥勒佛，那个梦整整维持了一晚。后来我妈说，梦一晚上的弥勒佛这是福报，听到这些我心生敬仰，遂之就去光孝寺请了一尊弥勒佛。我正愁没有人装藏，就在光孝寺遇见了一位活佛，于是我就把他请去我家帮忙。这就让我想到，大家都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有求必应，拯救世人。有人说，世人在需要观音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那如何相信？

其实，不要用那种思维来想。“观音”其实就是你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你的那个人，可能那个人你本来就不认识，甚至八竿子打不着。对于佛学，我也是一知半解，没有多高深，但是我有在生活中慢慢体会的经历。空谈理论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是活佛。佛就是智慧或者觉悟的意思。现在好多都市的人都是似懂非懂。

旅途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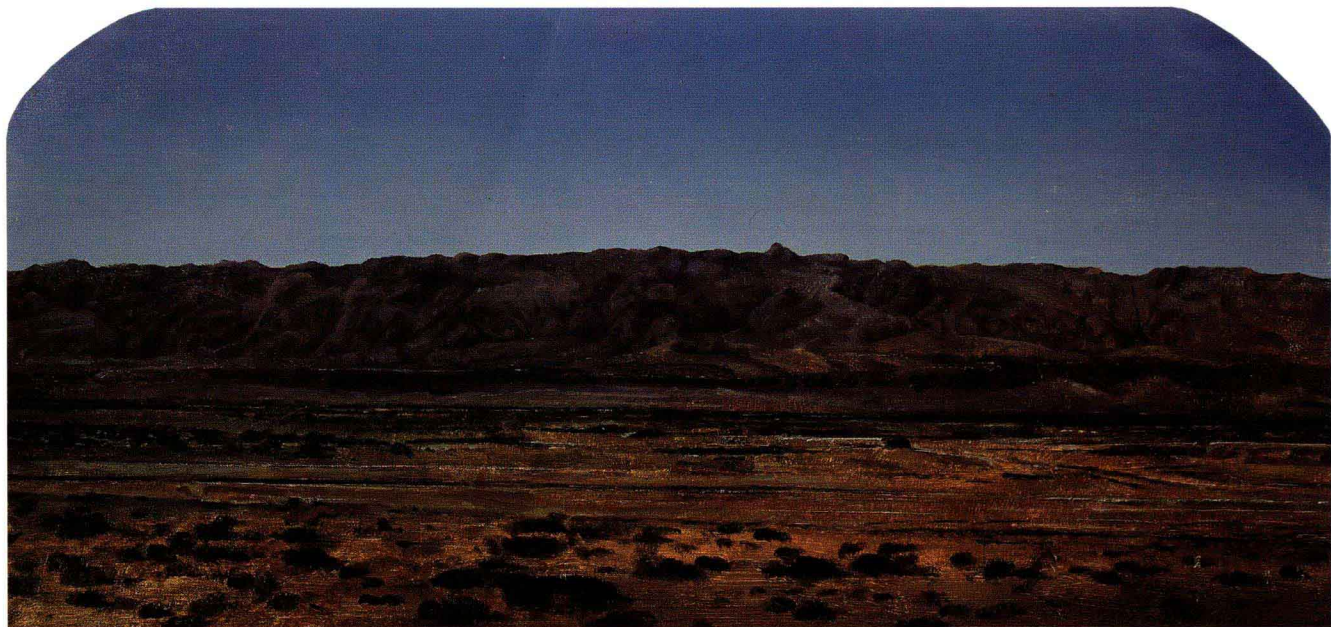
现在画画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有时候我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了解的佛教思想，或者接触的这些活佛也好、喇嘛也好，它很自然的

左：清明 180×90cm
布面油画 2005
右：重阳 180×90cm
布面油画 2005



就运用到我的艺术创作中。因为画画，可以说是你每天脑子里都想的事情，所以我会找我的敏感点。就是这个《旅途》的系列，我想把它一直画下去。现在我还有一个设想，画公共汽车上的猪、摩托车上的猪，其实都只是在美术形式上让自己的表达手段更加丰富一点。其实绿色的军车也好，黑色的、红色的老爷车，还是黄色的轿车也好，它本身都是坐在车上旅行，只是样式不同。归到造型艺术上来，是让它自己的语言丰富。我画这个摩托车，有点当代的感觉，像这种也是要拓展我自己表达的一个程度。但是最重要的母题，就是猪。这个旅途的目的就是佛教对我的蒙养。

我画的旅途这一系列，就是佛教里的一个轮回思想，一种生命无常的思想。我记得还有一篇文章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其中一篇文章叫《渐》很有佛教思想，还有一篇文章叫《车厢社会》。当时我画这个系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我看过他讲的是丰子恺以前在杭州和上海之间跑来跑去，经常坐火车，在火车上他就碰见形形色色的社会上的人——就在这么一个小的车厢里面。我最初画《旅途》系列的时候，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堵车的时候，对猪的生命产生了一种慈悲心。不管是猪、牛、马，还是别的什么，它是一个生灵，我突然就觉得它们很可怜。我把它拍



下来，马上就想到我的画面。结合我这么多年的佛教熏陶，以及我经历的事情，自然地，我这种想法就出现了。创作《旅途》系列，我就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的生死轮回的大车厢里，这种车厢是一个概念的车厢，我们现在也是在走我们生命的旅途。这趟车有的人上得早，有的人上得晚，而有的人现在可能从这个生命的大轮回中早下了车，这些都是奔向生命轮回的旅途。就是基于这些思想，我创作了这些画。

将来我要把这些车都画上，这些车是用来丰富我的画面的，我要画不同的，我就是要我的画面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我还是要遵循美术的规律，自己艺术创作的创造性的美感的规律。

道家思想与风景创作

说起我的风景画又是另一种感觉。这里我就

又要讲一些故事。我的画册前面的小文也提过，我由衷地喜欢山水。

我在阳朔住过一段时间，每天借个单车，就在阳朔的山水之间穿梭。那简直太舒服了！我们几个人骑到一些游人不去的地方，那种山水的感觉，对心灵的净化，是在广州这种城市里感受不到的。我对这种东西，从小就有一种潜意识的热衷的感觉。

这就要讲到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迷恋。而又跟佛教是两回事了。可以说，刚才说的《旅途》系列是佛释，而风景就有一些道儒的思想了。

小时候去我外公家，发现他家有老版的线装书，比如《唐诗三百首》、《全唐诗》。里面有插图的根据李白杜甫的意境创作的中国早期版画。在那些中国古版版画中，我特别神往那些画中的景致：也想变成画中的小人儿，在小亭子

左：龟兹古路 45×90cm

布面油画 2007

右上：通往阿克苏的路 45×90cm

布面油画 2007

右下：雪域天路 45×90cm

布面油画 2007





里，在小岸边，在松树下瞭望风景。在我外公家看的那些书对我雪美术有启蒙作用。还有后来连环画也对我走上美术道路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我知道，在中国古代画论中也有这个，叫“卧游”。这是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一个著名的理论。我认为中国画的精髓是山水，而不是花鸟。代表中国画精神的，就是传统的山水画。所以中国人天生的会与自然亲近。可能这跟道家思想，老庄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绝对是血脉上的传承关系。我从小就有这种崇尚自然，崇尚人在自然中，在山水间的感觉。这跟佛教没有多大关系，这大概是一种天生的中国人的基因。后来我看山水画时，就是追忆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唐诗三百首里的插图的时候流露出的意境。

后来我一直跟天津的一个老先生学传统山水画。那时候很勤奋，我现在画画的感觉也是在回忆我小时候临摹芥子园的作品时的感觉。

虽然我现在不是个中国画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滋养太重要了。虽然我掌握一些地道的西画技巧，但是我的精神是东方式的。对民族文化，对中国人感性的一种追忆，这就是我画风景画所追求的。但是后来我在画一些俄罗斯的、新疆的风景时，就完全是在进行一种技术性的探讨，一种把东方思辨带入到外国题材的探讨。

现在有些人会有个不好的想法，认为画油画的比画国画的、搞版画的、工艺的好，因为他们觉得有基本功才能画油画。还有人觉得，在油画里面，画人物比画风景要难，作品出来的感染力要比风景画强。其实这种说法太急功近利了。其实无论画人物也好，画风景也好，画景物也好，你画得再好，把人物刻画得再准确，又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画面中哪些东西打动人心。作品的好坏不在于你画什么的问题，是你画面后面的精

左：北江行之四 180×80cm

布面油画 2010

右：小家庭 100×80cm

布面油画 2010